

譚
津
文
集

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叙九篇

送潯陽姚駕部叙

駕部姚公將之潯陽

亦謂潯州

道過驚

驚乃鄉

潛子欲因

其從者致信吾伯氏李主簿姚公不以其賢自高

乃更遺書累紙盛稱潛子善用六經之筆著書發

揮其法以正乎二教之學者謂雖古之大禪鉅師

未有如潛子之全也其廣且博也此姚公汲引人

為善欲使其至至耳潛子無謂豈果若是耶雖然

潛子初著原教書其心誠為彼執文習理者也

執文

儒者習理釋者習以俗語以諭其法此姚公來書云

二者皆蔽道而不自發

明適欲救此耳其書既出雖四方稍傳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道亦復不見潛子所趨之至潛子孤無有徒與講求尚皇皇憂其道之未詳於人也潛子之道生靈之大本天下為善之至也苟其本不明其至未審天下之人欲其所歸也何之行道之士安忍而不為惻然邪故潛子嘗不避流俗嗤笑乃以其書而求通於天子宰相賢士大夫者蓋為斯也然縉紳先生之徒知潛子如是之

心者幾人乎。姚公乃謂我所得之法如此也。所為之志又如此。引古之高僧鉅師相與較之。又如此也。是豈不為之知己乎。相知之深乎。姚公始以大臣薦自布衣。徒步不由常科而直擢入官。其文章才業卓卓過人可知。今來出潯潯。故南方也。潛子南人。習知其山川風俗頗詳。姑為公言之。嶺外自邕管之東。潮陽之西。桂林之南。合浦之北。環數千里。國家政教所被。即其霜露雪霰霑洽已繁。瘴癘之氣消伏不發。秀民瑞物日出。其風土日美。香木桂林寶花琦菓。寶花琦菓南人舊稱殊名異品。聯芳接茂。而

四時不絕。若梧若藤。若容若潯。凡此數郡者。皆帶江五戴山。山尤佳。江尤清。有神仙洞府。有佛氏樓觀。村郭相望。而人烟縹緲。朝曦夕陽。當天地澄霽。則其氣象清淑。如張畫圖。然其俗質其人淳。寡諍訟而浸知嚮方。吾知姚公治此民也。則其仁義之化易行。臨此景也。則其清明之志益得。姚公心通。又能以大道自勝。潛子輔教之說。亦賴之而益傳也。待公趨詔北還。當與數得此道者。其人之幾何耶。道途上下舟車之勞。公宜自適。自慎。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郭子喜潛子之道欲資之以正其脩辭立誠潛子
可當耶郭子縉紳先生之徒乃獨能揭然跂乎高
世之風可重可媿吾說不足以相資也然郭子俊
爽天才逸發少年則能作歌聲累千百言其氣不
衰而體平淡韻致高古格力優贍多多愈功含萬
象於筆端動乎則辭句驚出而無窮與坐客聽其
自誦雖千言必記語韻清暢若出金石使人驚動
而好之雖梅聖俞章表民以為李太白復生以詩
張之四海九州學輩未識郭子者何限朝廷公卿
孰嘗覩郭子如此之盛耶夫龜龍麟鳳其亦偉奇

之物也。使其汨於泥塗，委於荆枳。則君子之所惜。吾恐郭子盡是紆餘誕謾，遂與世浮沉。因別故賦詩以祝之。

白石鑿鑿，緼尔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幽蘭猗猗，振尔芳姿。淵人不顯，淵人不虧。惟是方寸，為尔之本。違之物搖，窮之物亂。靜之收之，默默悶悶。熟水泚泚，兮可漱可滌。熟山亭亭，或作寥寥兮可休可適。胡歎屏居，胡羨首迪。

送王仲寧秘丞謫叙

去年詔秘省王侯往宰扶風縣。王侯以父喪在淺。

土請俟封樹而後趨官。朝廷佳其有子道從之。復告曰：禮畢，當聽命於闕下。于時錢唐士人慕王侯官有能名，相與議曰：扶風秦地也，方為戎狄驚動，豈宜往之？天子不如以王侯來惠我邦。識者非之曰：此常人之情，非知賢之謂也。夫王侯賢而有器識，讀書探文武之道，發慷慨立大節，方當國家舉大刑，將誅去兇醜，以條理太平之治，是必奮然以效其才能。詎肯碌碌送衆人，苟避艱難，幸宴安於靜地？或曰：朝廷以王侯久屈於冗局，且發其賢，將受之顯官乎？辛巳歲隆暑中，果自新定來將趨京。

道出錢唐。潛子曰。訶議者之意。以為別歌曰。

賢豪之志兮。脫略不羈。高厲遠邁兮。俗豈易知。侗儻大節兮。臨事不移。安實敗名兮。君子恥為。天闕蒼蒼兮。宮殿參差。王侯蘊志兮。將發宵中之奇。秦海浩蕩兮。隴樹依依。王侯之往兮。決去莫辭。惠彼一邑兮。起民之疲。亦將德彼兮。清秦之陋。當妖氛廓兮。景運增熙。功名相將兮。千載歲祀。

送周感之入京詩叙

感之以父喪。罷官。即錢唐僦屋而居三年。雖無擔石之儲。泊如也。未嘗踵權豪之門。以聲其窮。接交

游以誠不以其才故與其交故士大夫而下逮閭
巷之人識與不識皆賢其為人然此未足為知感
之者也夫行已自信其道不妄與人辯者至于窮
達不踰其節義此亦君子之常道耳蓋流俗輕悍
不能守之宜其歸美於感之耶如感之仁義出於
其天性讀書為學識度明遠論古今禮樂刑政指
其當否無有不是者使其得志行于一州一邑以
至天下國家必能政教惠百姓令人無怨望豈止
自信而固窮為賢耶蒙與感之相知為最深嘗慨
無力以張之今春服闕復調官京師蒙亦將返廬

阜。惜其為別且遠。因作詩以散眷戀之思云。

與君游兮我心日休。與君別兮我心日憂。君之去兮春水湯湯。青霄九重兮雲闕蒼茫。氣望豪華兮接翼翱翔。懷德孤進兮人誰與揚。米貴如玉兮薪若桂枝。京國久留兮曷為所資。江南五月兮瑤草離離。早歸來兮慰此相思。

送周公濟詩叙

潛子昔在潯陽。公濟卅年方師。吾友周叔智務學而沈詳。言不妄發。與諸生絕不類。潛子常謂叔智曰。潯陽江山氣象清淑。宜鍾於其人。在此諸生。周

氏之子疑其得之矣。余觀其學有所成。及潛子去潯陽十有餘年。果聞公濟以進士陞第。其後又聞以賢監司李公之舉。得宰建德。不一載而道路傳為賢令。去秋以事來杭。乃擢錢唐。遂得往還山中。見其治民少以吏術而多用仁義。視事敬而勤行已端而廉。與人交久而益敬。未逾月而杭人翕然稱之。潛子竊喜。幸吾前言之驗矣。然稱之叔智有道之士也。平生最好以仁義進人而激勵其風俗。張其早亡不見公濟。今所樹立。雖然公濟來資自得。豈謂不肖假其賢師善導之所助耶。會潛子始

以傳道為志。所蘊未伸。公濟不平。力為吾振之。其誠且勤。雖古之慷慨之士。不過是也。將別。蒙意甚感之。乃為詩以贈其行。詩曰。

秀氣鬱兮在若人之躬。吾昔覩之兮卓異群不同。驗治迹兮今也炳融。慨爾師兮不覲乎君子之風。方別離兮江溪。趨雙闕兮千里。帝座煌煌兮君門嚴深。勉自進兮勿使陸沉。

送周感之秘書南還叙

杭去交廣陸出江南。驛堠五六千里。轉大海得飄風。舟日行千里。否則留他島。動弥年月。故南人來。

吳常以此為艱。余客錢唐。已見二春矣。視南之來者。幾希。庚辰之三月。有客以周尉告余曰。尉臨封人也。予盍見之乎。余一旦詣其門。會其出。歸悒悒頗不自得。越數日。尉果騎從求余所居。而來入室。與語鄉曲事。歷歷燭耳目。發平生如故舊言。亶亶而不能休。襟抱軒豁。見其為人大體。及暮引去。余乃異之。謂識者曰。尉以文詞奮。誓言非由進士得官。不為也。嘗四舉屈於有司。而不變其心。及得之。未始以所官遠於家。而讓君命。由京師如故鄉。迎其親而來。錢唐道且萬里。不以祿薄未甚有力。

為勞。處官過廉。雖水必欲買。夫士患無節。也不患
不立。苟朝臨事而夕失其所守。喔咿蕞施。苟容不
暇。當所利則爭。不利則辭。去鄉邑未百里。則終日
慊然作兒女態。又何望盛名能迹赫赫然照天下
後世若尉者也。持其節行。始終一如。不亦真慷慨
大丈夫哉。吾聞古老傳言。南方全陽。有得其氣正
者。必剛健中正而聰明。余於尉皆南人也。獨惟怯
暗鈍。無一善以自發。藥其性。又不能騫然高謝與
物磅礴乎。一世視尉。能不愧其所生耶。因以發故
鄉之情。豈莊周所謂去人滋遠而思人滋深乎。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世稱潮陽多君子而林氏最盛余初謁野夫先父
田曹於杭觀其寬明淳粹力行古道為政不齷齪
飾吏事乃信稱者之不安美也及會范陽盧元伯
語野夫仲父曰巽先生者生而知學六經探百氏
悉能極深研幾聖人之道卓然自得以謂易者備
三極之道聖人之蘊也獨病楊雄氏雖欲明之而
玄也未至因著草範將以大明易道之終始也又
謂興王者禮樂為大復著禮樂書以示帝王治政
之始本為儒不汲汲於富貴而高節遠邁追古聖